

新現實文藝叢書

# 鄉愁

短篇小說集



山丁著

興亞雜誌社刊



自 2.00

# 新實現文藝叢書

第二集

## 鄉愁



1-3000

出版認可131號

### 有 著 作 權

作者畧歷  
 文藝家協會委員，本  
 名梁孟庚出身大同學  
 院，曾爲滿洲映畫協  
 會，計劃課脚本員，  
 著有山風，季季草，  
 綠色的谷等。

康德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印刷  
 康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

著作人 梁 山 丁

發行人 下 平 永 男

發行所 興 亞 雜 誌 社

印刷人 伊 藤 松 雄

印刷所 廣 榮 印 刷 所

新 京 特 別 市 西 七 馬 路 一 四 號

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

代表電話 ②六九〇五號  
 振替口座新 京 三 二 六 〇 號

定 價 貳 圓

新實現文藝叢書第二集

新實主編

鄉愁

山丁著



興亞雜誌社刊



目次

序	五
鄉愁	七
一天	一七
熊	三一
鎮集	五一
域土	七五
伸到天邊去的大地	九五

猪

峡

殘

梅

猪

谷

缺

花

者

者

者

嶺

一四五

一五五

一七三

一八五

## 序

這冊的幾個短篇，是我近三年中寫的，原打算名爲如晦集，在文前還不寫着國風上的詩句。

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」

後來那束原稿在亡妻病中遭到流失，付梓的心情也跟着淡薄了。

今年春天，一家書店要出點文藝創作的東西，我的朋友君愆慝我收集一般付印，我就很快把它們整理出來交給書店，不想因爲紙張的飢饉，足擱淺了半年，這一次能有出版的機會，我是不勝感慨的。

雖然是我底第二個短篇集，那鄉土氣味還很濃厚，我想，說不定什麼時候我能離開文學的故鄉，甚而作它的浪子，那一定是很愁苦的事情。隨便拿「鄉愁」做這集子的書名，也無非是宜於當時的感情而已。

在這初夏靜穆的深夜，默々地呆坐桌前，思索着我底從文的半生，一種自慚形穢的心情強烈的搖撼着我，幸與不幸呢，我仍與文藝結着惡緣，仍在走着自己的小道，在那些咒語中，我還沒有放下筆，我將把我可以寫的一切東西出來，把那些被我生活過的，被我重新創造的，從我的腦中卸掉，我底

朋友！我實在不能再負有它們了。

新的生活在等待我，新的勇氣在鼓盪我，過去的讓它過去，那是沒什麼可眷戀的，我還執拗着自己的話「新的永久是代替舊的。」

前年夏天，山風出版時，曾讀到許多正直的評文，我很榮幸的接受了。對於那幾位不相識的批評者，謹在此寫出我的敬意。

最後對於授助這集子出版的友人我不說出他的名子來，記在我的心籠。（七月六日）

山

丁

鄉

愁

父親常用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和隔壁藥房的老藥劑師閑談，父親很願弟弟跟他學外國話，他似乎並不反對，於是這位叫尼拉的老人，便成了我家的客人。

他底身材很矮，方臉，當中鑲了一隻彷彿潰爛茄子似的酒糟鼻子，一雙黑的發鈍的眼睛，埋藏着許多言語，除非向家人討紙菸說：「煙捲有？」以外便孤寂的翻着那本相同英文字典的黑皮聖經，有時凝視着街窗外的天空。

重秋，街樹的楓葉已竟紅了，陽光照亮了野地上的雲霧，一直到那遼遠，的接觸地平線的地方。孩子們似乎已經和他厮混得很熟，不再躲在門後窺覷了，較小的一個也喜歡撫摸他底柔平的手，偎依在他身旁仰臉向他叫：

——大鼻子，大鼻子！

他轉過身來，旁的孩子也朝他叫：

——大鼻子，大鼻子！

他故意地扮着恫嚇的顏色，鼓起泥鳅嘴，露出他底粘着唾液的稀疏的牙齒，睜着眼睛，孩子們便一窩蜂的藏躲起，有的在院裡曬：

——大鼻子，饅頭瓜，

大傻瓜 賣列巴

賣列巴 賠了本

嘍嘍咕咕流尿水

他覺得孩子們集團唱着的這個歌調很好，於是抱起最小的一個貼在胸前，他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仿着那歌調：

——我的？大鼻子！我的吃列巴！

孩子們受驚的更場竟的發覺那隻酒糟鼻子，較大的孩子們湊到這團來也，於是，他們兩個在地板上轉，唱着哥薩克的民謠。

一天，他和父親說：

——我的孩子五個，兩個在船上，在老遠的西邊的海洋上……

他底兩隻膊膊在擴張形容那偉大的海洋，眼睜像新漆了一般閃閃着亮光。

——三個小的孩子在草原上，和他們的母親，他們吃着黑色的列巴……

他的聲音裡盛盪着一種家鄉的，無邊濶大的氣息，這氣息浸蝕着我們。

——可是我們……

我們都在屏息着聽他剛開了閘的話語，他那慈祥的顫抖的語調纏繞在塵土中被我們呼吸着。

——十年過去了！孩子一定高起來了！

他貪婪地叮着孩子們的臉，沉默了許久。好像被什麼慄慄而攝住了牙齒。我開始注意他底一身褪成灰色的洋服，兩隻袖口已經磨碎，腳上穿着一雙齊頭皮鞋，顯然是從夜市買到的舊貨，左腳的一隻半張着嘴，不知從何時將彎曲的長髮剪成中式的平頂，露着整齊的頑強的髮根。看樣子有六十歲，但却剃光了嘴巴上的鬚髥。

父親遞給他一棵烟捲，他點着了吮吸着。吐出沉重的聲音。

——我愛海洋，我愛它又遼濶又浩盪！

宛如熟識的海洋在他面前展開，引誘着他纏惑着他。

——我要回去！

父親拍着他的肩膀！

——你記錯了，尼古拉先生！你對我說你很愛土地，你喜歡這兒，你說海洋會吞掉你的，你記錯了呀！

孩子們忍不住的笑着，父親聽到自己拙笨的聲音也笑了。

他用他的手遮住他的臉，搖搖頭，舌頭伸出來舐着枯乾的唇，眼槽擠出一些發黃的液體，他嗚咽着聲音。

「也許錯了，錯了十年！」

用一種近乎後悔的，痛苦的低聲，但又幾乎是大聲地喊了出來：

「我要回去！……我不怕海洋吞掉我……」

從那一天起，他便開始喝酒，留長髮和鬍鬚，有時泥醉的躺在街上。

不久他認識了送牛奶的寡婦，那個又蠢又胖，像隻肥豬的女人，他積蓄的錢，完全化在她的身上。有一次，他帶着寡婦的最小的女兒到我家來，讓較大的孩子和那女兒拉手。

——喂，給你媳婦好啦，

孩子掙脫跑了，他佇立着，他底滿色的臉透着血色，微微向外撇着的鬚鬚不安地微笑着。

他和肥女人的戀愛不到一個月，某房便辭退了他底藥劑師的職務。

他於是住在寡婦的家裡，每天擠奶，喂牛，清早提着笨重的鐵筒，踏着雪路按家送着，有時送來炒熟的葵花子給我們喫。

聖誕節的夜裡，他曾穿上一套整齊的大衣，——那肥女人底丈夫的遺物，到我家來，他的眼睛燒着戀愛的火炎，他歡喜地喘息着對父親說：

——寧願給我戀愛一下，你看，她待我很好，她很愛我，她和我犯同樣病，我們是一對……我們。

他緊緊握住父親的手，他的聲音顯然已被火酒弄啞了，滿嘴噴着污濁的酒味。

——她有兩個女兒，都可愛，像我自己的孩子！

感情彷彿被抑制着的河流沖破了堤防，淌在曠野上，草原上，帶着汎土瀉進無邊的海洋。

——像我自己的孩子，嘿：

他壓聲地興奮地搖動頭，在他底長滿了黑色鬍鬚的臉上，罩上一層青春的暈紅。

他蹣跚地去了。

春天的傍晚，孩子們正在院裡掘泥土，他拿了一封信發狂的跑進屋來，他唸着信，嘖哩咕嚕，坐在那隻長脚椅上。忽然站起來和家人握手，和孩子們接吻——雖然孩子們躲避着。

——我要到海邊去，我的老婆給我找到職業，在船上在船上……船上的水手……

第二天，他剃光了鬍鬚，準備乘夜車離開這裡，我們爲他餞行。那肥女人和三個孩子也來了，她抹了許多的胭脂，穿着一件古舊的肥大的花布裙，混身的肉在發顫，她能說簡單的本地話。

席上完全被肥女人笑聲瀰漫着，她講述着，她所經過的不同的男人。

——有多少個，我不知道，連他們的姓名，也忘掉了，我只記得現在的是尼古拉。

她瞞了尼古拉一眼。

尼古拉喝着酒，用他底沉重的嗓子唱起歌來了。

這一次是他敲着父親的肩膀：

——我要回去！海洋不會吞掉我的。

他狂笑着，再乾了一杯，抱起父親懷裡的最小的孩子，他指着自己的鼻子，仿着孩子們的聲調：

我的……大鼻子

我的 吃列巴

孩子們拍着手跟着唱：

——賣列巴，賠了本

嘰嘰咕咕……

孩子們吞下了後一段歌詞又跟着肥女人的笑聲笑起來，肥女人告訴父親說：她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滿洲男人，可惜他死了，她說，她今天早晨賤賣了那條乳牛，她說她很久以前便想找一個像尼古拉這樣的丈夫……

父親給他們倒上酒，尼古拉和肥女人共同乾了一杯。

飯後，我們送到車站，微風吹來了溫暖，路上無雪的地方發着輕脆的響聲。

——再見！

他握着我的手，沉重的顫了幾顫，柔和的笑着：

——海洋上見！